

邱永君

著



百年滄桑話翰林

——
晚清翰林及其后裔



邱永君
著



百年沧桑话翰林

——晚清翰林及其后裔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lin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Moder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百年沧桑话翰林
高华大雅久追寻
美雨欧风惊故梦
琴心剑胆护族魂
哲思似火驱蒙昧
史笔如椽判伪真
文运当随国势转
续绝立命待来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沧桑话翰林：晚清翰林及其后裔/邸永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5004-8969-6

I. ①百… II. ①邸… III. ①文官制度－研究－中国－
古代 IV. ①D691.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703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华祖根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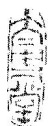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6
上	18
一、翰林徐继畲——逾越时空局限的智者	19
二、海南探花张岳崧	27
三、翰林郭嵩焘——第一位中国驻外使节	32
四、状元外交家——洪钧其人其事	39
五、末世孤忠梁鼎芬	45
六、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53
七、圣人故乡的文魁首与武将军	58
八、翰林“特元”袁嘉谷	66
九、翰林总统徐世昌	72
十、翰林总理梁士诒	84
十一、翰林将军谭延闿	93
十二、徐谦——前清翰林中的基督徒与革命家	100
十三、大起大落唐景崧	107
十四、翰林严范孙——清末民初的大教育家	117
十五、翰林傅增湘——独具慧眼鉴古书	126
十六、爱国翰林潘龄皋	133



百年滄桑 話翰林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lin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Modern China

十七、翰林基督徒吴雷川	139
十八、翰林张元济——中国出版界的泰山北斗	147
十九、“洋翰林”——中国现代法学大家程树德	156
二十、“洋翰林”——著名外交家颜惠庆	160
下	167
二十一、翰林后裔 女权先驱——记民国才女吕碧城	168
二十二、鲁迅成功因素浅析	174
二十三、苦雨凄风周作人	180
二十四、翰林后裔——张爱玲的家学渊源	191
二十五、陈岱孙先生的家学渊源	197
二十六、翰林世家——瑞安黄氏家族	203
二十七、瞿同祖先生的家学渊源	209
二十八、赵朴初先生的家学渊源	215
二十九、俞平伯先生的家学渊源	220
三十、启功先生的家学渊源	226
余论	231
后记	235

自序

光阴似箭，此言不虚。自1992年步入清代翰林研究领域，对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清代庶吉士制度进行研究以来，十八载时光忽焉而过，虽绿水长流，青山不老，然人间俗界却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曩日情景恍然如昨，历历在目，而当年少壮已年过半百，一脸沧桑。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曾记得，导师袁良义先生在确定我的论文选题时，曾点拨我道：“规模要适当，太小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太大则过犹不及，难以完成；且要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这样可与你今后的研究进行连接，不断累积叠加，以自成体系，开拓并占据一个领域。”根据这个思路，我在广泛阅读史料并进行梳理和思考之后，将“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的选题报告内容分意义和前景两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证，终于得到导师的批准。在写作过程中，我曾请教过周一良先生。他对我说：“翰林的选题很好，但文化含量太大，层次很高。你也知道，北大历史系教师有温柔敦厚、不为难学生的悠久传统，且在当今学术标准宽而无当的条件下，交差拿个学位应当不难，但要做得漂亮，且要不断深入、拓展，悟性不够、基础不牢的人，恐难写得到位。我不知你的基础如何，旧学功底怎样，玉堂前辈的那些修养和艺能掌握多少，但你自己应当心中有数。你既然选定这个题目，就要尽力而为。当然，你还年轻，只要在写论文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这个题目也可作为不断提升完善自己的动力。我不是你导师，不好多说什么，好自为之吧。”我闻罢此言，心中打鼓。的确，进士已居于明清科举三级人才结构之巅，而庶吉士都是进士中经朝考而胜出的佼佼者，翰林官主体又是庶吉士当中经过散馆考试的中试者。在传统社会文化本位和科举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他们无论从智商、修养和艺能等方面，都是人中之杰，且一般都有家学渊源和地域的文化积淀，同时兼有官员、学者、文人和雅士等多重身份。而当今时

代，环顾左右，此等人物已难以寻觅，鲜见于域中矣。过去无人做此题目的主要原因，可能便基于此也。再想想自己，难免顾影自怜。除志大才疏、兴趣庞杂之外，身无长物；家学渊源方面，上溯八代，从无拥有任何功名之人，且无些许崇文重学之家族价值取向；地域因素方面，作为家乡的河北固安虽距北京不足百里，然文风不盛，清代从未出过一位状元甚至一甲，翰林仅有二人，进士也寥寥无几。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知识贫乏，虽喜读书，但东鳞西爪，杂乱无章。与作为研究对象和往圣先哲的翰林前辈相比，真乃“以腐草之萤光，对中秋之皓月也”。然已选此题目，退却则招人耻笑，只能像过河之卒，硬着头皮往前拱，能拱到哪步算哪步也。

如此这般，从那时到当今，我一直在从事翰林研究，在硕士生导师袁良义先生和博士生导师王钟翰先生的指导下，从庶吉士制度入手，又扩展到翰林院制度，使我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也影响到我职业的选择。我博士毕业后首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已有一种“翰林情结”，又认为其为翰林余绪，我悠游其间，可发思古幽情。由于我就职于民族研究所，决定了今后的研究主要应从民族史角度切入。所以，我开始关注翰林群体中的满蒙成员，完成并推出了《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这也是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集团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发轫之作。这个群体近六百人，占清代翰林总数的十分之一，且独具特色，但就翰林群体研究的整体性而言，仅可管中窥豹。而要全面深入，则不能不向其他占群体九成的汉族翰林领域扩展。为此，我曾设计过对清代汉族翰林群体进行研究的框架，但因题目太大，一时难以完成；便思分阶段、分地域或分层次对课题进行分解，一步步设计并完成，最终整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可供我忙碌一生。而我十年来因从事科研管理，整日坐班，无暇蹲在

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也就意味“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只能望青峰而浩叹，思绝顶而长嗟。

无奈之余，我只得另做打算。因杂志约稿，我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晚清翰林及其后裔的文章，应约稿者要求，篇幅一般为五千字左右，史料不加注释，文笔相对活泼，在不失严谨的前提下，注重可读性、知识性和启发性。陆续发表以来，得到不少同道的关注与鼓励。日积月累，现已完成三十篇，近二十万字，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比，难免失之于浅显，但就赢得读者而论，或可各有所长也。

当今的史学研究，在繁荣之中亦存隐患，而最大隐患当属歧途亡羊，难择其道。大而无当的巨型课题与毫无意义的无聊碎片交相辉映，共存共荣。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遑论读者、听众与看客，就连我等史坑中人，亦经常因进退失据而内心惶惶，不知其可。想历代太史前辈于“直笔人戮，曲笔天诛”的夹缝中艰难度日，却仍不乏晋董狐、汉史迁等良史楷模。而当今氛围宽松，法律日益完善，人戮之危已成依稀往事；而因自幼饱受无神论教育，吾辈向无天诛之惧。颇为滑稽者，如此洒脱之结果，不但未见更多良史现身，反而是秽史横陈，曲笔充斥，实令人费解。然亦不费，人非圣贤，物欲难灭，孔方兄之魔力在其中也。

四海皆秋色，一室难为春。令俗人脱俗，何其难也。尽管自认为良知未泯，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何来清高。思前虑后，古语所云之“执其两端，取其中间”，不失为上选。良史之范，讲求不隐恶，不虚美，客观公允，娓娓道来。我崇尚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持“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之理念，更何况史家乎？不敬畏先贤者，必被后世所鄙夷。所以，我是怀着温情与敬意讲述诸位前辈的故事，钦其才华，慕其幸运，分享其成功，悲悯其遭遇，优游其间，心驰神

往。为寻觅知己，在将上述系列文章罗列汇集之后，我决定按通俗读物体例推出，配上图片若干，相映成趣，可定位于学术领域个案研究的科普化表述，以期赢得更大范围的读者。这便是此书成型之原委。

扪心自问，我已是倾力而为，虽无“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之艰辛，却有“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丘”之诞妄。到底品位如何，水平怎样，还要敬请众方家同好点评臧否，斧正赐教。

是为序。

邱永君 

庚寅孟春于京华



百年沧桑

話翰林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lin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Modern China

绪论

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性质却无大变化，直至伴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笔者曾对翰林院与翰林进行过专门研究，现就所知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一、翰林之溯源流变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而以其名官，则始于唐代。武德时，高祖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之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以待诏于院，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此前，起草诏制本是丞相府属官“中书舍人”之专职，而玄宗以其草诏难以保密且难应急需，从而挑选擅长文学之亲信官员充待诏，以备草拟急诏，兼有撰写诗文、以颂太平之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安史之乱后，战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发重要，不但在草诏方面分割中书舍人之权，且在得参谋议方面分割宰相之权。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随着时光推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亦无品

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例加知制诰衔。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响到其他由少数民族为主导的政权。西夏国曾设有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朝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朝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草诏等事；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代是翰林院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将前代之翰林学士院正式定名为翰林院，而与杂流诸如方术伎艺等供奉之事脱离干系。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明代将翰林院定为五品衙门，翰林官品秩甚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定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二、翰林与科举制度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

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此制尽管存在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自唐代创翰林学士草诏并应奉文字之责后，靠科举而晋身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宋代，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接轨。至明代，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清代科举，沿袭一甲进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知一斑。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实行制科征士，大批汉族士人被罗致入

穀，直接进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话，影响并吸引知识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直至国子监，以及清代出现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就以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两者于不经意间，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摒弃于视野之外。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所以笔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并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与采纳。了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体，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和体系也具有启迪意义。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一百四十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三、翰林与民族交融

自秦汉以来，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诸多民族交汇频繁，少数民族其兴也勃，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其掌控之下。北魏鲜卑拓跋、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凭借其强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则更是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其中，清朝统治时间最为长

久，约二百七十年。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各项制度上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使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翰林院为此专门制订一系列相关制度，颇具独创性。

《易经·益卦·彖》有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满族统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汉学功底精深，深谙损益之道。为不伤汉族士人自尊，特定“满不点元”之策，即满族士子例不点状元，颇合“损上益下，民悦无疆”之理；而为提高本族总体文化水准以适应统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使一个文化层次原本较低、与汉文化体系差异巨大的关外民族，在数十年内便完成了知识主体的根本转换，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上书房的建立，乃专为皇子读书而设。因有培养未来皇帝之责，特延请翰林官为师傅。在皇室表率下，满蒙贵族及官员乃至平民纷纷移樽就教，文风大盛，重师重教成为时尚，对提高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颇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满蒙文人辈出，名士如云，正是“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另外，清代尚有皇帝特准而入翰林一途，无需科考，称为特选馆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满蒙士人汉学水准的提高，除有相当一部分满蒙士人以馆选方式进入翰林院成为正式翰林官之外，还创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拣选科甲出身（进士、举人）之满蒙官员进入翰林院，以保翰林清望。而当时朝野将举人出身的满蒙翰林戏称为“斗字翰林”。“斗字”者，识字少之谓也。以翰林之人材翘楚者而被冠以“斗字”，其褒贬之意显而易见。随着满蒙翰林群体的不断壮大，总数近六百人之



多。其对满族蒙古族整体文化修养的提高方面起到过强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文官、武将行列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诸多领域。

在此过程中，满蒙科举世家也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四世翰林之家，即满洲正白旗索绰络氏家族。该家族翰林之盛，始于德保。乾隆二年（1737年），德保以三甲进士获馆选，后留馆任检讨。其后又有其子英和，其孙奎照、奎耀，曾孙锡祉入选翰林，四世五人跻身翰林，为满洲科举第一家。当奎照点翰林时，德保家族得入玉堂已累三世。朝野一致称道，认为乃满洲之清望。乾隆之子、著名书法大家成亲王永理乘兴挥毫，命人制成“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一匾以赠，世人荣之。至锡祉入翰苑，更为一时佳话。上所好，下必甚焉。长此以往，满蒙两大民族形成浓厚的敦儒崇学的社会风气，势在必然。

满族以马背民族起家，讲求“文武并用”，翰林院不仅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且有不少将军悍将亦翰林出身。满蒙翰林中，多有持帅印、掌军旅之机会，如雍正朝的年羹尧、嘉庆朝的那彦成等，便是典型代表。此辈亦文亦武，大有儒将风采。

由于清代翰林群体居于科举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顶端层次，而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不仅可入值南书房而草拟诏书，参与机要；且可入值上书房训导皇子，皇子一旦继位，翰林便成帝师。诸如康熙朝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法海、徐元梦，雍正朝张廷玉、朱轼、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彦成，嘉庆朝汪廷珍、徐颢，道光朝杜受田，咸丰朝及同治朝李鸿藻，光绪朝翁同龢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博学硕彦。他们以人品与学识砥砺并哺育新一代统治者，与之相互影响，为提高其综合素质发挥过重要作用。

四、翰林与文化专制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